

■ 現代文學典藏系列

郭雪波小說選集

郭雪波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藏

典

學

文

代

現

綠蒂主編
郭雪波著

郭雪波小說選集

臺灣商務印書館

現代文學典藏

郭雪波小說選集

叢書主編◆綠蒂

作者◆郭雪波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主編◆葉欄英

責任編輯◆徐平

校對◆許素華

美術設計◆吳郁婷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09 年 10 月

定價：新台幣 350 元



ISBN 978-957-05-2409-3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錄

大漠之子——郭雪波／崔道怡	0	0	1
代序：郭雪波創作語錄	0	0	5
父愛如山	0	1	0
霜天苦蕎紅	0	8	2
紅色溫柔	1	4	4
獵手	1	7	7
穿越你的靈魂	2	0	3
苦蕎	2	2	8
暖岸	2	5	1
天音	2	7	4
樹上人家	2	9	4
荒漠槍事	3	1	3
木犁	3	3	2

大漠之子——郭雪波

崔道怡

早在上個世紀八〇年代中期，我就被郭雪波的《沙狐》震撼過了，最近閱讀他的新作，我又一次受到震撼。我用「震撼」來形容我的感受，是因為我找不到更恰巧的辭彙。孤陋寡聞，所讀有限，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一位作家、哪一篇作品，能夠像郭雪波這樣，把人類和自然親密無間、同生共死的關係，抒寫得如此瑰麗雄渾、動魄驚心。從開始起，他的目光、他的靈感、他的筆觸，就傾注於大漠。二十多年，初衷不改，他始終是大漠的歌者。他的汗水、淚水，他的愛心、憂心，他的情思、文思，全都奉獻給了大漠。他的小說，現實而神秘，剽悍而溫柔，粗獷而細膩，以新奇引人矚目，以深邃啟人思索。在中國當代作家群裏，在百花齊放小說家中，郭雪波是絕無僅有、獨具特色、技藝精靈的大漠之子。

大漠，茫茫無際的不毛之地。然而，一千年前，卻是沃野千里的富饒之鄉，兩百年前，還是水草豐美的狩獵之場。是人類盲目的、愚昧的、短視的私心物慾，使它變做了惡魔逞兇的人間地獄。人禍助天災，將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糟蹋得滿目瘡痍。直到上世紀初，一些先進的人，開始有所覺悟，用綠色的衣衫，療救母

親那些被不肖子孫傷害的創口。這是一次贖罪活動，關乎人類的吉凶禍福；這是一項希望工程，關乎自然的生死存亡。這活動，早一天進行早一天得救；這工程，早一天啟動早一天新生。而以關注人類生存狀態和生命價值為己任的作家，應該把喚醒和增強環境保護的意識與知識，也當做自己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郭雪波就是這麼做的，做得及時，做得堅定，出類拔萃，情深意重。

《沙狐》最初是投寄給《人民文學》的，它題材別開生面，主旨深沉凝重，曾令編輯刮目相看。但它沒能發出，而是轉發他刊。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希望它能獲獎。那時候，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活動是由《人民文學》具體操辦的。這使發於本刊之作，獲獎機會更少了些——不能讓獲獎作品大都出自《人民文學》。此前本刊曾經做過，轉發他刊而獲頭獎——卻不料這一次失誤了。《沙狐》雖然錯過評獎時機，但在世界範圍受到更大重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它收入了《國際優秀小說選》。我之所以回敘那段經歷，源於一點感慨幽思——我覺得我們的環境保護意識與知識相對來說相當滯後。又例如其中篇《大漠魂》，臺灣聯合報文學獎則把該年度的首獎頒給了它。

如果說《沙狐》經由林場主任獵狐的槍響，發出第一聲保護綠色家園的警報，那《大漠魂》便是通過「安代」所傳達的「抬頭起身」精神，歌讚硬漢執著追求「天人合一」而臨危不懼、堅忍不拔的生命力、創造力。作為一種宗教與民

俗相結合的、古老而又瀕臨湮滅的文化，「安代」在《大漠魂》裏第一也是唯一被生動鮮活地展示出來、留傳下來。僅僅從這一點來判斷，郭雪波也是功德無量的。何況，他所塑造的硬漢形象，從「老沙頭」到「老雙陽」，氣質既一脈相承，風采又各有千秋。及至長篇《大漠狼孩》出世，總體質量又上層樓，筆法更機智、更優美、更洗練、更圓熟。如果說此前只見過「狼孩」報導，那麼現在「狼孩」成為前所未有人與自然合為一體的形象，在藝術的畫廊上，這就又是一個第一。

這樣看來，郭雪波小說題材的背景，雖然沒有離開大漠，但他在這一塊對文學也似乎是「不毛」的荒野上，卻開墾出了一座又一座風景各異的園林。作品表達的主旨，雖然緊貼環境保護，但他面對這一份無論於人類、於自然，還是於文學都該是首要的拷問，卻尋求到了一題比一題紮實深沉的答案。這園林的詩意，這答案的哲理，只有他，也只有他，才能發現與發掘。因為，他是大漠之子，他跟大漠天生存在血緣親情，他對大漠知根知底、問寒問暖、盡心盡力。否則，那些細節、那種氣息、那般傳奇、那股神韻是不可能憑空編造得出來的。從這個角度看，郭雪波乃是一位天賦大造化的作家——上蒼把人類生存環境之藝術守護神的職責與能力，授予了他。正如〈安代曲〉所吟唱的：「天上的風無常，地上的路不平，我把這泉水般的祭酒灑給你，你好走過那不平的路，渡過那無常的風」。

不僅如此，郭雪波還是一位胸懷大慈悲的作家。大慈悲心，超凡脫俗，悲天

憫人，慈航普渡，關切國計民生，憂慮命運前途。而近些年來，私心膨脹，物慾橫流，攪擾得文壇已不再是純美的淨土。有一些寫匠，唯利是圖，趨勢媚俗，致使甜膩膩或酸溜溜的假冒偽劣充斥精神產品市場。郭雪波則不為所動，潔身自好，堅持在被冷落的創作園地，辛勤耕耘，求新求深，為環境文學的繁榮發展，奉獻了一系列呵護生態、呼喚良知的別緻篇章。這是難能可貴的，這是應該倡導的。在新千年與新世紀之第一秋，國家環保總局和中國作家協會，聯合召開郭雪波作品研討會，表揚他的成就，總結他的經驗。在我看來，這既是對他個人的鼓勵，又是對所有作家的期望——請對環境保護給予更多關注。

代序：郭雪波創作語錄

薩特曾說：「人存在著，進行自由的選擇。」

馬布里咖啡館因薩特而著名。來自東方的我們這幾位作家誤打誤撞，盲目中選擇了薩特當年常待的這家咖啡館，他許多不朽之作就誕生於此。手捧法式紅茶，我想起了薩特著名作品《為什麼寫作？》。

那麼，我們是為什麼寫作的呢？不該是問題的問題，一下子困擾了我。國內文壇紛雜而多變，甚至齷齪。身體寫作、為錢寫作、為名為官寫作比比皆是。最令人不齒的一種寫作是：虛偽的寫作。為討巧西方，或為討好時尚、為應和某種政治教義而虛偽地寫作。其「政見」也未見有多大「不同」，只是以「師爺」心態嘲諷他人，以文壇座次取人論人而已。其行動也只不過是些小把戲子玩藝罷了。有時我想，難道被西方捧起的真的都是「寶」嗎？事實證明，他們揀起的是中國普通百姓都認為是渣滓，如什麼「寶貝」之類的。相比起來，更顯出薩特這位獨眼老頭的偉大。他把人家主動送上門來的諾貝爾文學大獎拒之門外，如見了「蒼蠅」般「噁心」。世人稱他為「二十世紀人類的良心」，一點不為過。

靜靜地坐在這位偉人曾坐過的木椅上，我思緒萬千。我想起了張承志的《清
潔的精神》。

——郭雪波《巴黎：薩特咖啡館》

陰錯陽差的事常發生。一九四八年那料峭的春季，當過激的東北「土改」運動席捲庫倫旗鄉下時，有個叫巫蘭嘎的積極分子舉起手中的鞭子朝我母親鼓起的肚子上抽了三下，我就這樣被提前催生下來了。此事我曾寫成散文〈父親的故事〉（《新華文摘》二〇〇一·九）詮釋了一下。當然，至今我一點沒有怨恨那位巫蘭嘎老漢，只是感悟到了一種生命的荒誕而已。

人的一生經常遭遇各種荒誕。

或許是這一次次荒誕弄得我身上常顯現出一種叛逆性。如中學讀書時不忍寄宿大廟的冷飢常翹課，被父親用鞭子抽著押送回學校；如「文革」中「紅五類」組織「紅衛兵」卻不要我們這些「黑七類」，我不服把「黑七類」也組成個「赤衛隊」也想一樣紅色鬧革命，結果被人家「革」了自己的命；別人燒「封資修」圖書時，我卻偷偷收藏，後被班幹們發現給辦了一個「竊書展」，差點不讓畢業；如參加工作後又被下放到農村當「五七」戰士接受勞動改造，可我就是從農村出來的農家子弟；如後來因家庭問題果然把我從區社科院某研究所送到農村沙坨子

代序：郭雪波創作語錄

裏接著改造，似乎農村就是「煉獄」，我得不時地在那裏「煉」。

荒誕的歲月遭遇無數荒誕的經歷，恐怕每個人都能說出一大堆。天助自助者，天不滅人。因而我要感謝文學。是文學，在我遭遇荒誕時，就如東方遠處的啟明星，給了我希望和力量；因而我要感謝天——大自然，就是在那沙坨子，在那不枯不竭不滅的生命群體中間，我感受到生命的含意、生命的哲學以及生命的偉大。那是一個孕育過程。於是誕生了我的《沙漠文學》、《沙狐》、《沙狼》、《沙棘》、《蒼鷹》、《販荒》、《狐嘯》、《火宅》、《大漠魂》、《大漠狼孩》等長、中、短篇小說，幾百萬字的东西就那麼噴薄而出了。

自始至今，我一直有個感覺，那就是我在荒誕中跋涉。當然，我感謝這些荒誕，感謝生活，感謝生命進程。

——郭雪波《我在跋涉》

我不知道自己何時被人稱之為「生態文學作家」或「沙漠文學作家」的，當一九八五年首次發表《沙狐》時，自己並沒想過什麼「生態文學」之類命題，那會兒也沒有這類提法，我只是想著把老家的人、社會、自然的生存狀況及農民問題展現給世人而已。其實把文學分成這個領域那個地區的文學，或乾脆說成「都市文學」、「農村文學」、「婦女文學」、「兒童文學」等等，顯得簡單了些機

械了些。令我們驚訝的是，被人貼標籤為「生態文學」、「非生態文學」的《沙狐》居然還能登堂入室，發表十幾年後被人偷改成「廣播劇」還獲了國家「五個一工程獎」，基本一個字未改，也沒署原作者名字。我驚奇盜用者的大膽的同時，也竊喜《沙狐》將近過了二十年時光還有可讀性，還有點藝術價值和生命力。

——郭雪波《哭泣的草原》

我生長在科學的沙地。後又背著酒壺走遍了那片神奇的土地——由草原變成沙漠的土地。那裏走過成吉思汗的戰車，馳過努爾哈赤的戰馬；那裏誕生過孝莊皇后、僧格林沁、嘎達梅林，還有後來的咱們第四野戰軍的騎兵師團，那裏的一草一木都能訴說出一段傳奇的可人熱血沸騰的故事。

儘管我現在生活在北京，但我的文學創作源泉依然在我那遙遠的故鄉——科爾沁沙地。那是一片神奇而令人神往的土地。

比起新人類、新新人類，我們算是半老人類了。但我們有我們的經歷和感悟，我們有我們的生存特色；我們的色彩或許更斑斕、更濃烈，就像一瓶老白乾酒，六十五度，辛辣而久香。

——郭雪波《我的那片神奇的土地》

代序：郭雪波創作語錄

郭雪波作品選錄

長篇小說：

《狼孩》、《火宅》、《狹狐》、《錫林河女神》、《紅緣盤》

中短篇小說：

《郭雪波小說自選集》（三卷本）（百花洲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出版）

《大漠魂》（臺灣聯經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

《沙狼》（中國農村讀物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

《沙狐》（中國外文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

《父愛如山》（臺灣《中央日報·副刊》二〇〇二年連載）

《沙漠傳奇》（日本株式會長福音館書店二〇〇一年出版）

《沙狼·沙狐》（法國中國之蘊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出版）

獲獎作品：

1. 《狼孩》曾獲全國民族文學「駿馬獎」（長篇小說第七屆二〇〇〇年）
2. 《大漠魂》獲臺灣聯合報聯合文學中篇小說獎（第十八屆一九九六年）
3. 《父愛如山》獲臺灣中央日報宗教文學獎（二〇〇二年度）
4. 《沙狼》獲全國民族文學「駿馬獎」小說集獎（第五屆）
5. 《沙狐》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的《國際優秀小說選》
6. 《大漠狼孩》獲中國首屆環境文學獎（二〇〇三年度）
7. 《沙狐》根據該小說改編成廣播劇獲國家「五個一工程獎」（一九九九年度）
8. 《哺乳》入選《德國之聲文學大獎優秀作品文集》（二〇〇一年）
9. 《銀狐》獲第九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

父愛如山

● 1

父親十八歲娶我十七歲的母親那天起，就等著我的誕生。這一等就是八年。我都為自己的姍姍來遲不好意思。

父親說，這也不能怪我，那八年裏他當了三年半的「國兵」，追了一年多的「鬍子」，剩下的兩三年鬧大饑荒，身體也不行。

新婚燕爾，就去給偽滿洲國當「國兵」，父親很是覺得吃虧，挺恨那個名叫愛新覺羅·溥儀的人不在他的故宮好好待著，跑到大東北給小日本當兒皇帝，害得他們這些靠近東北的大好蒙古青年都抓壯丁，連人帶馬被徵去駐紮在王爺廟，天天喊「伊戚！尼！伊戚！」（一、二、一），讓小鬼子教官拿藤條抽屁股。父親的老團長當年曾給造反的嘎達梅林當過衛兵，文武雙全，父親給他當通信兵，不僅從他那兒學會了騎術槍法，還學會了一手拉胡琴說唱的本事，一有空就「嘎吱嘎吱」拉胡琴寄託想家的情思。後來，終於找到機會，出去給老團長採購時買

來一堆紅辣椒，用煮辣椒的水洗眼睛，搞出了一雙爛眼紅眼病。偽滿洲國終於放他回家。父親夠心狠，居然採取這種自殘的方式達到目的。

父親回來的第二年，蘇聯紅軍打進來，父親的老團長率團起義，參加「八路」，後來當了大官。我取笑父親，要不是想媳婦回來得早，說不定如今也是個中校團副什麼的呢。父親拍一下我後腦勺，說：「凡事都有定數，也有可能哪場戰鬥飛來一顆子彈要了你的小命，我不回來，你更沒影了，那個魂兒不知飄到哪裏去了呢。」

父親認為女人生產時，外邊飄盪著無數個要轉世的靈魂等待求投，哪家女人發出尖叫要生時，這些小魂就撲過去，誰搶先就算誰的，就如市場搶購一般。也有撞車的，那就成了雙胞。我聽後哈哈大笑，投娘胎整個如早晨上班擠公共汽車，父親摸著下巴說差不離。

接下來就是東大荒的土匪「獨眼鬍子」捲走了家中賴以耕地的三頭牛，父親和爺爺追蹤一年多時間，然後是三年大饑荒，按父親的說法人比猴子瘦，一陣風能把人吹到樹上去。這其間我始終了無蹤跡。家族裏甚至認為我媽身上出了問題，不能生育。那個年代這對女人是最大的否定。為此我奶奶曾三次跪拜著去庫倫大廟做求子法事，颳著塵沙的土路上，奶奶跪倒爬起，跪倒爬起，一步步走向大廟的樣子十分令人感動。大饑荒的末年，母親終於懷上了我。然而，剛八個月趕上

村裏搞「土改」，家裏被錯劃成「富農」成分，說是雖然窮村也要矮子裏拔大個兒弄出一兩戶「地富」。為革命運動獻禮。我們家就是那個「禮品」。

男人女人挨個兒被提審，過堂鬥爭，逼交浮財。可兩頭牛兩間土房幾畝沙地全被分光，祖上也沒有人發過財，哪裏還有掩藏的浮財？人家不相信，把大人小孩都關起來，隔離審問。母親正懷著我，大腹便便，也被喚去。她挺著大肚子站在烙鐵、鞭條、老虎凳之類的前邊，周圍有如狼似虎的大漢圍著。母親後來跟我說都是些村裏不務正業的閒散爺們兒，有的賭輸了家產，有的是好吃懶做的青皮二流子，他們突然遇上這種說一聲「剝削」便平白無故分別人財富的天上掉餡餅的好事，都有些瘋了。當然媽媽的說法帶有階級色彩，當時那叫「革命」。「財富」是革命的對象。不過這種革命道理，讓大字不識的母親弄懂它，實在有些困難，她只知道村裏比他們還窮的這些人要分他們的那點財產。要「革」她的「命」。

「你出嫁時穿來的小羔皮大衣，還有那頂紅狐皮帽子，都哪兒去了？交出來！」有個叫巫蘭嘎的老光棍衝媽媽喝叫。此人平時討飯熬日子，我媽結婚時的穿戴對他印象深刻，據說婚慶時他在我們家整整吃了三天。

「穿爛了，戴爛了，我嫁過來都八年了！鐵衣銅帽也該磨爛了！」母親說。「嘴還挺硬！媽的！」巫蘭嘎翻白眼，他是個愣頭青，操起皮鞭就朝我母親

鼓著的大肚子上抽下去三鞭。「撲哧撲哧」，隔著棉袍和肚皮，我在裏邊承受他一個大男人狠狠掄動的三鞭，嚇得圍觀的人都閉上眼睛。巫蘭嘎似乎也被自己的舉動給抽愣了。

我母親「哎喲」一聲捂著肚子軟軟地倒下去，當場昏厥。猶如一頭受傷的母獸癱在那裏，披頭散髮，面無血色，褲管那兒流溢出羊水和血水的混合液體。有人發慌，叫來了隔壁被審的我奶奶，又讓她用一輛獨輪推車把我媽弄回家去。當時的家是一間碾道房，從自己的兩間房被趕出來後，一家幾口人寄住在村西頭這間別人遺棄的舊碾房，暫時棲身。母親肚痛難忍，沒多久我便呱呱落地。舊碾房新搭的土炕上，鋪一層厚厚的細沙子，我就落在那細軟沙子上。由此村人常取笑我是三鞭打下的娃兒。娘肚裏挨三鞭，提前把我給打出來，我招誰惹誰了？巫蘭嘎這小子，幹嘛這樣狠呢。

我這早產兒，第三天便奄奄一息。

父親是在東村「牛棚」集中營聽到盼了八年的兒子出生消息的。當夜他偷偷溜出來看我時，我正氣若游絲，離死不遠。他急了，用棉被包裹起我就往外跑，庫倫鎮上有個老喇嘛大夫名叫德吉德。父親每次把好山柴送到他家，有些交情。父親相信老喇嘛大夫能救活兒子，他不能眼瞅著等了八年的兒子就這麼飛走了。伴著星光，聞著狼叫，父親一路小跑，三十里沙坨子路一口氣兒跑到，「咚咚咚」